

# 百年 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李怡 / 主编



## 科尔沁旗草原

这里弥漫着草原的独特清香和灰地的泥土芬芳，散发着野性的俊美和顽强的生命活力，谱写着一曲苍凉的天地悲歌。

端木蕻良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 科尔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 著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尔沁旗草原 / 端木蕻良著; 李怡主编.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6.5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ISBN 978-7-5414-7705-8

I.①科… II.①端… ②李…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8765号

# 科尔沁旗草原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作者 端木蕻良  
主编 李怡  
导读 彭冠龙  
项目策划 李云华 程舟行 张国龙 李晴川  
责任编辑 罗永强  
责任校对 杨亚玲  
项目编辑 李想  
美术编辑 沈秋阳  
装帧设计 木木  
内文设计 邓国宇  
封面绘画 羊芳涛

出品人 胡平 安洪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145mm×210mm 32开  
印张 12  
书号 ISBN 978-7-5414-7705-8  
定价 25.00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导读 草原上一支顽强生命力的牧歌 / 1

一 一个古远的传说。

传说是这样开始的—— / 7

二 四太爷、大爷、三爷

——丁府财源无限的膨胀期 / 20

三 另外一只魔手 / 57

四 这是真正的故事的起头，

万里的草原上一只孤寂的影 / 78

五 一个清晨 / 98

六 小爷的哀伤

——和他的堇色的罗曼斯 / 116

七 三奶家——

科尔沁旗大财主腐败的阴影 / 130

八 猪的喜剧 / 154

九 水水 / 171

一〇 ! / 192

十一 钱 / 220

十二 南园子之夜 / 233

十三 推地 / 248

十四 在大伙房 / 256

十五 雨 / 277

十六 孝佛

父亲的袈苦 / 291

十七 天狗 / 310

十八 大地 / 327

十九 一个结束的开始……

和另一个开始的开始…… / 343

## 导 读

### 草原上一支顽强生命力的牧歌

《科尔沁旗草原》是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的处女作，写于1933年，作品以科尔沁旗草原为背景，展开了东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幅画卷。小说中的主人公——丁宁，用时新的话语说是一位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有知识的“富二代”。他就读于南方的一所大学，休假回到了东北的农村——科尔沁旗草原，小说由此以激越雄浑和华美冷艳的两种笔调讲述了一个沉郁凄美的故事。三年的大学生活，授予他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加上城市强势的社会、思想、文化等环境的熏陶，给这些农人子弟的思想意识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认为自己成为了时代的“新人”。“新人”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原始蛮力的农村，并充满改造者的壮志。然而很快他便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矛盾中。新的认识高度，让他看到草原上的家乡还蕴藏深厚的生命力，但是解开这个结的阻力，恰恰是来自于自己的家族。在饱经战乱的半封建、半殖民

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实现他理想的乌托邦。他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破灭了。父亲因破产负债而亡，大山成为了农民的首领，对丁家打出了反抗的旗帜，春兄未圆求学之梦，却悲惨地死去，水水则被土匪杀害，佃户们背叛了他，等等。他深感自己和父亲以及丁家祖辈没什么两样。随着大山的离去，破灭一切理想的丁宁也在绝望中把草原抛在了脑后：“我是地主的儿子，我既不是海，又不是山，只有寂寞、寂寞、寂寞的心，无止境的寂寞啊！”万般无奈之下复活的人性使他带着一种茫然走向远方。

作品以宏大的叙事结构、庞杂的内容，使当时二十一岁的东北作者端木蕻良得到了郑振铎先生的青睐，赞道：“预计必可惊动一时耳目。”茅盾先生也认为，这部作品“实属难得”。也许，回溯作者的早期生活更有助于我们细细品味当时年轻的作者意欲借文本传达给我们的生活意味。

端木蕻良本名曹汉文，一九一二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鸞鸞树村一个大地主家庭里。东北肥沃、辽阔的土地，地主与佃农的土地关系，培养了他对土地的热爱，他说：“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土地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土地是生命之源，代表着最原始健旺的生命力。对故土上那些雄健生命力的热爱及对与母亲遭遇相似的贫苦农民的同情，为他的小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曾说：“在那个草原上，我看到了无数的黔首愚氓旷夫怨女，他们用他们的生活，写出了我的创作经验。假如我有点成就，

那就是因为我是生活在他们里的一个。”他因连续创作多部与土地有关的小说而获得“大地之子”的赞誉，而《科尔沁旗草原》也弥漫着一股草原的独特清香和大地的泥土芬芳。一望无际的草原、广阔的土地始终带着一种野性的美，一种顽强的生命活力。比如清晨放马一段：

跑过下坡，大地又转成平铺的绿野。青山不在天边，绿水不在天边。这一切，留给万里草原平铺去，平铺去，一碧无垠。

地斜转着，回荡着，起伏着，波浪着，涡旋着。这地之构图。这万里的心脏呵，对着那无语的苍天，坦开他焦切的疑问。

地在马蹄下回转，飞旋，发狂似的飞奔，飞奔。马的蹄子浪花似的打在大地的海浪上，禾谷起着涛声。

……一颗血红的朝阳，恶魔的巨口似的溉着舌头，从地平线上飞起，光芒向人寰猛扑……

作者更通过主人公丁宁对家族的崇敬和景仰，描写出丁氏家族开拓、凌厉、跋扈、张扬的强力以及家族创业的竞争意识和扶摇之上的蓬勃生命力。丁家世代相传的就是对土地无限制地占有，对财富无节制地攫取，这种掠夺、进取而又弱肉强食的家族血性，完全抛弃了传统地主的诗书礼仪及温文尔雅的品性。丁家几代人野心勃勃的开拓意识，富于进攻型的家族本性，实际上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意志力的大草原长期磨砺的结果。

原始野性生命力在压迫的环境下必将带来反抗，在描写反抗精神方面，端木蕻良也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其父亲早年生活十



分荒唐，他的母亲是佃农的女儿，被其父抢到曹家做妾。嫁到曹家后，她过着佣人般的生活，有非常不幸的遭遇。她常把自己的不幸身世和曹家血腥的发家史讲给年幼的端木蕻良听，每次讲完后，总是嘱咐他说：“你要记住我的话，长大了好好读书，把妈妈遭的罪写出来，好让人们知道，就连那些说书人讲的古代烈女们也没有我遭的罪多。……不要让曹家的人总这么神气！”母亲的凄苦对小端木的影响巨大，以致他成年后仍回忆说：“我的生身母亲是妾，她一生中都没有失掉童年，她的心，一直没有嫁到我父亲家来……她的遭遇和苦恼感动了我，使我虔诚的小小的心里埋藏了一种心愿，就是要为我母亲写一本书。”同时，在受到母亲影响之外，他还受到和祖父家敌对的外祖父一家的强烈感染，并逐步地认识到佃农各样的奇异、不幸的命运。他不仅是地主的儿子，也是佃农的儿子，在他的血液里，仿佛混有父、母两个家族不相容的因子，使得他始终在这对矛盾的焦点上痛苦地挣扎。但是，他的思想感情最后还是倾向了弱者一方，在小说里集中表现在遭到压迫、屈辱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憎恨、反抗上。

大山无疑是作者全力打造的形象，他是万里草原上的一只雄鹰，反抗精神的化身，地主阶级的掘墓人。大山一出场就野性十足，一个人在人烟罕至、野兽成群的江北打草为生。他旺盛的活力以及火暴、反抗、不畏强权的性格体现在离开江北后的几个生活场景：回家的火车上，与路警发生武力冲突；聚兴当铺，两个胖老板被吓得惊恐万状；南园子，勉励大家推地不要灰心；追捕土匪天狗，

子弹从肚肠子穿过，一星期过后，伤势已被牡牛般的健康征服。作品赋予大山高山一样伟岸的品格，强烈的复仇欲望，但他并未拘囿于家族复仇的狭小圈子，始终牢记大老俄的教诲，并且将一家之仇扩展到阶级仇恨，将单纯的土地之争上升到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了农民推地运动中的主心骨。

在《草原》作者心目中，为这样的草原母亲所哺育的儿女，正是应该具备大山一样的“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这正是科尔沁旗草原的性格。不幸的是，由于“历史的积压与阶级的倾轧”，那草原上每个角落都“埋伏着无数的被损害了的被压榨的病弱的呻吟”，“到处都是软弱、萎顿、黑死病似的一团”。但令作者深信不疑的是，这样一种扭曲和异化是暂时的，东北农民那“粗犷强韧的灵魂”，整个民族的“永恒活力”总要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潜能。小说结尾，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的次日，入夜，古榆，那科尔沁旗草原之城整个沸腾了，一支由觉醒了的农民和从前的土匪武装汇流而成的抗日义勇军在进军沈阳途中路经那里。全城居民兴奋异常，涌上街头。作者写道：“海，火一般的怒吼，波涌，激荡，人的头，从心底飞溅出的火焰，如繁星的崩溃的星云，在无规律的大昏眩里滚转，整个的科尔沁旗草原的地壳崩溃了重新又有万千的有机的硫磺质的溶岩、石砾来接受另一个意义，来创造，来喷吐，来叠砌另一个新兴的地层……人在凶号，整个科尔沁旗草原在震颤，在跳跃，在激扬！……不久，天必须得亮了！”

草原的健旺生命力和不息的抗争精神贯穿作品始终，也许我们也有像主人公丁宁那样软弱、退缩的时刻，但读罢作品，那大草原的幽香是否成为我们的一剂“醒脑”良药呢？在瞬息万变的物质社会，如何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力，如何不放弃、永远与不公的生活相抗争，是我们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正如端木先生所说：“一些个梦呓者说我们的民族已经腐朽了，请他们睁开眼看看这个民族的各色各样的野力吧，多么新鲜，又多么剽悍！任何民族恐怕都少有这样韧性的战斗的人民！”

彭冠龙

## 一个古远的传说。 传说是这样开始的——

这是每个鸳鸯湖畔的子孙们，都能背诵的一段记忆里的传说，这是记忆里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最惨痛的记忆。

二百年前，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向那神秘的关东草原奔去。

这长蛇的征旅，背负着人类最不祥的命运，猥琐的，狼狈的，在那灼人的毒风里，把脚底板艰难地放在那焦砂的干道上，企望着，震恐着，向那“颡肘子<sup>[1]</sup>”的国度进行。那曾经禁闭过的王国。

大队里，一切都是破旧的，颓败的，昏迷不醒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单调的。

忽然，一道银光一闪，似乎是白马尾的蝇甩的一甩，人的眼前一亮，但遂即就有一个丑恶的人影，遮没了这白色的一道。就像一尾褪了鳞的鲛鱼似的，吃力而迅速地向前顶着水游移。

一个被饥饿损害了的老丑妇，把三升炒米放在水罐里，外边用一条油干的猪水泡包了，放在臃肿的背上。两只带红丝的眼睛，偷偷地向左右不住地贼视，似乎是她曾偷了谁的东西，又好像怕谁去偷了她自己的东西，非常的不安，一会儿用手小心翼翼地揩了揩鼻尖头上渗出来的黏

[1] 颡肘子：对满洲人不尊重的称谓。

汁，一会儿又疑心地用手去摸一摸背在自己身后的水罐。

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妇，把已经被长久的饥饿折磨了的小小的乳头，塞满了正在啼哭的小孩子的嘴，睁开了惺忪的眼睑，困顿无告地向四边一望，正碰见那灰色的可怜的人影，老丑妇，像是被她窥见了秘密似的，连忙就向焦老爹的驴车那边去躲。一转眼，便鬼魅似的不见了。

她看见了那老女人的背脊上的殷实的水罐，把一种同情的怜悯和自己身世的哀愁混合在一起，哀婉地也矜持地楚楚一笑，便低下了头，眼睛里闪耀出失望的光。

火炙的风，从四面里吹过来，她困顿地一动也不动地在痛苦地冥想。那是两个月以前，一道吃人的黄流，带着不可抵抗的威力，忽地从不知是什么地方冲出来。水在吼着，一切都在惨烈地号叫，绿铅似的大水，混合着泥屑，砂粒，向人们直灌。茅屋冲走了，三个月的小驴驹冲走了，大贞的针钱包也不见了。一切的东西，都变了次序，变了颜色。水，水在这儿统治了两个月，一点没有打回头的意思。

天气转到三伏，水面的蚊虻蒸腾起来了。蚊子轰轰的，大的像盖盖虫，啪的一下，用什么东西一打，里面便钻出三四条小白虫来，打转盘地蠕蠕地动。水里的蛆虫，都是浓灰色的，长的有半寸长，拖着比自己的身子还长的半截尾巴，在水面上钻聚。水面的，不知是什么东西酿成羊脂油的结晶块，花红脑子似的到处漂着。

自己的丈夫，便在一个清早里，被大水裹去了，许多少妇的丈夫，也被大水裹去了，不见了。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想自己的丈夫，也许没死，将来跑关东<sup>[1]</sup>，也许能碰见他，那时候，他们……她昏乱地想着，她昏乱地想着，她好像突然从半天空里降下来，落到一片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野里，她和她的丈夫，勤劳着，经营着，谷堆像小山似的长起来，他们都愉快地用着红花碗吃饭……

[1] 跑关东：山东人到山海关外去谋生。

忽地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奶汁太稀薄了，稀薄得直到没有一点奶汁，她无力地揩了一揩额头上的虚汗，把目光无神地向一片火烧云呆望着，寄托在半天空一片火烧云的辽远里……

那火热的云海，也正像她所想忘记而不能忘记的那道吃人的洪水，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只纤弱的指头，插在蓬松的鬓发里。

那好像就是昨天，也好像就是方才，水面上，远远摇来两只画着红卍字的粥船。刚一摇到，人们都一窝蜂抢上去了。都想第一个把嘴伸到缸里去，人们都想第一个来攫取这一点可以维持生命的渣沥呀，于是便拼命抢了，抢，抢……缸抢翻了，人，爬在甲板上舐，舐着抢，上船的人更多了，两只船，一起沉，从此不见了放赈的船……

就这样，他们转过了一重山，又转过了一道水，从早晨到夜晚在炎阳底下奔，向着那不可知的命运赶去……

每个人都带着那不可描画的愁惨，每个人都刻着一脸的悲苦，在饥谨里，在瘟疫里，在高山的峻险里，在河水的迂回里，爬向那关外的荒原去。

这样，他们便给赶出去了，从人类的世界给摈弃了。他们得用自己的手再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命运去稳定他们自己生命的彷徨了。于是他们不声不响地走，悄悄地向命运的那一端走。

石子弄痛了脚背，瘟疫夺去了最亲爱的亲人，于是万千的脚步都无端地疲惫了。把头凄迷地向后扭转，那门前可纪念的杨柳不见了，那长满了青苔的柳罐，也不能再在自己的手里汲水了……长天里，只是一片红云，在半空里下火，越走越是焦热。啊，你回过头来瞧，那走过来的故乡的方向啊……

那苍白色的女人把头低到不可再低……她已是寸步难行了。

红云布满了西天，热风从草莽里吹过来，一只癞狗，把舌头从嘴里吐出来，天气再不准人们自由的喘气……长蛇的征旅，实在是走不动了，便在旷场里停住了。

人流停住了，人声比从前更乱了。马儿不住哈哈，老头儿也可以坐在一块小小的石头砖上，好好地咳嗽了，小孩子也哭闹起来……于是喧哗从四面里滋生出来。

人声，马声，树声，夏天的水流声，闷都都的风声，百种的声音，万种的声音，像从这大广场上突然生长出来，毛毛棱棱地放射出没有谐声的音响，轰轰地轰轰地不断生长出来……

狗儿也可以汪汪了，鸡儿想起咕咕叫了。呵，这好像重新在什么地方又拾回了生命似的一群呵，小孩子贼辣辣的笑声，驴，在那突突打滚，“小铁噍——来上娘这吃饭来噍——”一种性灵的母爱，也从声音的颤抖里，划破了固执的长天。槟榔瓢<sup>[1]</sup>的弦音也扯起来，粗粗的指头在挑动着琴弦，沙哑的嗓子怎会唱得圆呢？在企求愉快的时候，声音里却透露出哀凉了。乡下戏子宽敞的嗓子在唱起来：

内四方呵，外四方，

哎暖哎暖——哟——

关东城的景致，数着沈阳，

呀呀——一呼咳……

……

小雀鸟呵，落树梢，

白莲花呀，水上漂，

哼，哎暖哟——

大姑娘的娇娇，全仗着方头三寸高噢，

呀呀——一呼咳……

百种声音梦似的从旷场里向四外扩散，有的是扰乱，有的是喧哗。

青烟从刚燃起的牛粪里滋出来，旷场添满了刀杓的声音，女人把涂

[1] 槟榔瓢：一种胡琴。

满了月水的裤子在阴凉里晾了，便又拿起了铲子在锅里铛唧唧捣和。男人把驴套松开，嘴腔里也随着打滚的毛驴打哨子。

柞树密密地排在土岗上，玻璃叶<sup>[1]</sup>碧油油地贴在树干上，偶尔有一丝风丝吹过，才像烧焦了似的，掀起了银灰色的叶背，透出一阵窸窣的响声，说明那是一带林子。

暑热从林子后边爬上来，爬过了漫岗，爬过了旷场，也爬过了人的全身——旷场上挤满了暑热的菌子。

暑热并不跟着太阳走，因为黄昏的沉闷而更加郁闷了。于是人们都出奇地发喘，青蝇从四面八方攻人，而人除了用手扇风之外，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焦灼，暴躁，统治了这一群。人们知道水灾之后，还应该有一次热灾。于是年迈的老人，和羸弱的小孩，有的经不起热的窒息，便悄悄地死去了。

暑热一直散漫开去，要再没有一点凉风，人们便不能在一刻之内生存了。这样人们对于热灾又复感到和水灾一样恐怖。

直到几个小伙子在柞林后边三里地远的地方寻到了一带山水，人们这才才有了活命的指望，就都像朝圣似的向柞林后边进发了。

蓝玉色的山水，透明的，薄荷冰似的，一带跳跃的山水呐呐地向漫岗子底下滚流。小孩子，小伙子便都跳到里边去扎猛子，大家都像到了火星上面嬉戏着。把马莲花摘下来，抽了花心，放在刚刚让水浸湿的嘴唇上吹。声音在水面上低回，再不复是焚人的酷暑，声音里带来了故乡的二月的天气。

是谁，扑通跳到水里去了，好半天，没上来，心脏麻痹死了。

人们还是毫无挂碍地在水里洗着，死的阴影已经遮不住生的照耀。

男人们洗完了，姑娘们和媳妇们也拉着手来洗。她们也洗得顶欢，疲倦都给凉爽换去了，体重随着泥垢减轻，热闷逐着水沫消逝呵。

一个女人的尖声喊了：“有谁是爷们也混进来了！”几个骚劲的中年

[1]玻璃叶：柞树，土名玻璃叶，因为叶子油碧发亮。



婆子，匆匆跑过来，几只手按住头，几只手按住脚，把脑袋先浸在水里，死命向下游一送，顺着飞溅的流水，那男人便哇哇地沉到漫岗子去了。

飞溅的流水，现在流的是愉快的声音，柞叶流动出内心的喜悦，也意外地沙沙响着，人们现在想起来唱了，槟榔瓢在一双粗鲁的手指头底下拉起来……

夜渐渐深了，露水也重了，山喜鹊从柞林里发出不祥的吵叫，活像一群被胳肢的女人。为什么今天这里会来了这么多奇异的动物呢，一个守望的，飞起来又落下去。站在一棵最高的桦树上，向四外瞭望，望见了旷场上的火光，便呀呀告警。大家都跑到旷场上惊飞着。火，冒着蓝色的浓烟，向着黑天搏袭。几个老人托着下巴骂着。小孩子仰着小头，瞪大了眼睛向天上望着，想看出那叫的到底是什么，可是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呱呱一片怪笑，怪疹人的。

小伙子们听了，便生了气，抬起了洋炮，就是两炮。

讨了个没趣，山喜鹊慌慌张张重新飞向柞林。

太阳还没到小山头呢，人们又都收拾起东西，趁着早凉，向着不可知的那一端走去了，怀着凄凉，怀着悲苦，还似乎怀着一种不可知的高兴。山喜鹊，成群地在天空里瞭望，呆呆地望定那使劲冒着蓝烟的牛粪饼发怔，扩散着一点糊香色的幻想……

于是热风又封合了这昏庸的旷场。

也是和这一样艰苦的文章，仍然由他们用疲惫的足印来沉重地填写。那走不尽的可悲的行程呵……

大队又像水流向前流去了，带着酷暑，带着衰弱。

青蝇，没命地追踪，在小孩的癫痫头上，在老马的痲疮上，带着瘟疫的种子，去追赶那些软弱的，已经病了的，老人，小孩，或是不服水土的妇女。

青蝇这几天更多了，成群结队地在耳畔眼角嚶嚶着，永远不用想斥